

中古南方門第——吳郡朱張顧陸四姓之比較研究

何 啓 民

當我從事中古南方門第——吳姓的研究時，會深一層了地，透過思想史，以理解其與僑姓之間的差異，用以說明兩晉的吳姓，在遭遇亡國，與永嘉之亂後，僑姓南下的現實衝擊和變化，他們所表現的，正反映出他們內心中所想的。由此完成了「兩晉的吳姓」一文。這固然解釋了一些事實，却不能說就因此而了解了這個時代，那是不够的。遂選擇了中古南方最大的，也最具代表性的吳郡朱張顧陸四姓，來進行一次比較的研究，亦因是而發現了南方社會對這整個事件的觀感和評估。相信這對於我們之了解門第的本質，以及門第社會地位建立的標準，將有所助益。

一、吳四姓先世的考察

中古南方門第，指的是吳姓，吳舊姓，那些南方的舊家大族而言的；指的是那些在南方，不論是土著，抑或是外來的，至少在中古開始時，已經是定居了相當時日，著籍南方，且被世人目為南方人者。「吳四姓」可說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了。因為從現有的材料來看，吳郡吳縣的朱、張、顧、陸四姓中，土著的，像顧姓，世說德行篇注引文士傳曰：

其先，越王勾踐之支庶，封於顧邑，子孫遂氏焉，世為吳著姓。

唐林寶元和姓纂去聲十一暮顧姓：

顧伯，夏、殷侯國也，子孫以國氏焉。顧氏譜云，「越王勾踐七代孫閔君搖，漢封東甌，搖別封其子為顧余侯，因氏焉。漢初居會稽。」

岑仲勉氏元和姓纂四校記卷八云：

此洪氏（洪瑩，今本姓纂即其所校）據（謝枋得）秘笈新書所增者。……又秘笈所引「漢封東甌」下，漏「王」字。

唐書卷七十四宰相世系表：

中古南方門第——吳郡朱張顧陸四姓之比較研究

顧氏，出自己姓。顧伯，夏、商侯國也。子孫以國爲氏，初居會稽。

近人王素存姓錄採其說，以爲顧氏「系出己姓，詩所謂『章顧旣伐，昆吾夏桀』也」。而宋章定名賢氏族言行類稿顧姓、明顧炎武顧氏譜系考則並引顧氏譜以爲說。從以上所引來看，關於顧氏的來源：

元和姓纂以顧伯，夏、商侯國也，子孫以國爲氏。唐書宰相世系表，更稱其出自己姓。文士傳以其爲越王勾踐之支庶，封於顧邑，子孫以爲氏。

顧氏譜以其爲越王勾踐七世孫閔君搖別封其子爲顧余侯，因以爲氏。

後兩說系出同源，顧氏譜的說法更爲後人普遍採用。而顧姓歷史自見於歷史記載時，似已著籍南方了。至其他三姓，情形則與顧姓顯然不同。

陸氏，唐書卷七十三宰相世系表云：

陸氏出自姬姓，田完裔稱齊宣王少子通，字季達，封於平陽般縣陸鄉，卽陸終故地，因以氏焉。通諡曰元侯。生恭侯發，爲齊上大夫。發二子：萬、臯。臯生邕，邕生漢太中大夫賈。萬生烈，字伯元，吳令，豫章都尉，旣卒，吳人思之，迎其喪，葬于胥屏亭，子孫遂爲吳郡吳縣人。

岑仲勉氏元和姓纂四校記卷十陸姓：

漢太中大夫陸賈子孫過江，依新表，發二子：萬、臯。臯生邕，邕生賈；萬官於吳，子孫爲吳人，則非賈之子孫也。疑陸賈下有奪文。

王素存姓錄引陳留風俗通云：

春秋時陸渾國後。

陸氏之先，一稱居於陸終故地，一則謂陸渾國後，不知誰是。世人似多用前說。如前說可信，則西京初期，陸氏子孫已爲吳郡吳縣人。

朱氏，唐書卷七十四宰相世系表未有提及吳郡朱氏之一支，元和姓纂上平聲十虞朱姓條則云：

顓頊之後。周封曹挾于邾，爲楚所滅，子孫去邑以爲氏。一云：舜臣朱彞之後，齊有朱毛。漢：中邑侯朱進，鄖陵侯朱漫。吳郡：漢功臣，有都昌侯朱軫，軫至買臣，會稽太守。

是朱氏亦早於西京初年，即有定居於吳郡者。

張氏，風俗通云：

張、王、李、趙，黃帝賜姓。

元和姓纂下平聲十陽張姓：

黃帝第五子青陽，生揮，爲弓正，觀孤星，始創弓矢，主祀張星（岑仲勉四校記卷五云：「類稿引作張星，是也。否則張字無所出。」），因姓張氏。

唐書卷七十二宰相世系表則云：

張氏，出自姬姓。黃帝子少昊，青陽氏第五子揮，爲弓正，始制弓矢，子孫賜姓張氏。周宣王時，有卿士張仲，其後裔，事晉爲大夫。張侯生老，老生趣，趣生駒。至三卿分晉，張氏至韓，韓相張開地，生平，凡相五君。平生良，字子房，漢留文成侯。良生不疑，不疑生典，典生默，默生大司馬金，金生陽陵公乘千秋，字萬雅，千秋生嵩，嵩五子壯，讚、彭、睦、述。

吳郡張氏，本出嵩第四子睦，字選公，後漢蜀郡太守，始居吳郡。

吳郡張氏爲張良之後，其說早見於宋書卷五十三張茂度傳曰：

張茂度，吳郡吳人，張良後也。名與高帝諱同，故稱字。良七世孫爲長沙太守，始遷於吳。

照這些族姓產生的傳說來看，吳四姓之所自出：

顧 己姓

陸 婦姓
朱 曹姓
張 姬姓

其中己姓、曹姓，是傳說中祝融八姓中的兩姓（註一）。我們似乎可以不必追究下去了，因為直到今天，對於古代諸姓及其地區，以及後來的衍變，尙停留在假設、猜想的階段（註二），很難得到一個比較一致，為大家所接受的看法。

然而由前引，可以知道顧姓以外的其他三姓，不是南方的土著，而是外來的。陸氏朱氏在漢初，張氏在東京，從北方遷於吳郡，從此遂為吳郡人。至於當時是否已定居於吳郡之吳縣，已無資料可資查考了。

二、孫吳時代的吳四姓

吳地舊姓（註三）雖多，殆集中於吳郡，特別是吳郡之吳縣。文選卷二十八陸士衡樂府吳趨行云（註四）：

大皇自富春，矯手頓世羅。邦彥應運興，粲若春林葩。屬城咸有士，吳邑最為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淑美難窮紀，商權為此歌。

注引張勃吳錄曰：

八族：陳、桓、呂、竇、公孫、司馬、徐、傅也。
四姓：朱、張、顧、陸也。

則三國之時，孫吳所領，以迄兩晉，吳郡最號多士，最為人文薈萃之區。而吳郡之吳縣四姓，尤為名家。這不是因為陸機是吳四姓之一，而是事實如此。吳四姓盛極一時，人才輩出，吳趨行所言，確乎是當時的真實寫照。至少，他沒有誇張，世說賞譽篇注引吳錄士林曰：

吳郡的顧、陸、朱、張，為四姓。三國之間，四姓盛焉。

日本方面的學者，以孫氏所以遷都秣陵，即源於受不了吳姓的壓力（註五）。而吳大族之中，四姓爲首，故我們有理由相信，如日本學者的這種說法能成立的話，則此種壓力，主要即來自吳四姓。這雖然只是猜測假想之辭，亦不爲無理。因爲這時吳四姓的宗人繁衍，在地方上形成了一股極大的力量，三國志卷五十六朱治傳曰：

（孫權）常歎（朱）治憂勤王事。性儉約，雖在富貴，車服唯供事。權優異之，自令督軍御史典屬城文書，治領四郡租稅而已。然公族子弟及吳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數。治率數年一遣詣王府，所遣數百人。每歲時獻御，權答報過厚。

傳意不很明白，然而可以知道的，是當時「吳四姓」已與「公族子弟」並舉，其地位可知。而所出仕郡者，郡吏常以千數，朱治率數年一遣詣王府，所遣數百人，其盛也可知。然而要注意的是，這裡所說的「四姓」，包括了所有「吳四姓」的宗人（註六）而言。在宗族的組織中，某些支特別發展，人才輩出，成爲這一宗族的核心、重心，其人數都是有限的。「吳四姓」在江東一帶之所以有深厚的勢力和潛力，固然靠其有如許宗人深入而普遍地分布於各「郡」，然而他們的能够據有他們的歷史地位，左右政局，而建立起社會普遍的聲譽，則是藉我們前面所說的這些宗族中核心的一或數支，少數幾個傑出的宗人而已。而他們更靠與宗族、宗人間緊密的結合，相互之間，是不可分的，結成一體的，休戚患亂與共的。我們可舉一個例子來看看，後漢書卷六十一陸康傳：

陸康，字季寧，吳郡吳人也。……獻帝卽位，天下大亂，康蒙險遭孝廉、計吏奉貢朝廷，詔書策勞，加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時袁術屯兵壽春，部曲飢餓，遣使求委輸兵甲，康以其叛逆，閉門不通，內修戰備，將以禦之。術大怒，遣其將孫策攻康，圍城數重，康固守。吏士有先受休假者，皆遁伏還赴，暮夜緣城而入受敵。二年，城陷。月餘，發病卒，年七十，宗族百餘人遭難，飢厄死者，將半。

這種宗族死難，是出於自發的。有如此的精神，還有什麼人敢去輕侮，而自取其辱？世說規箴篇：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答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

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

注引吳錄曰：

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也。忠梗有大節，篤志好學。初爲建忠校尉，雖有軍事，手不釋卷。累遷左丞相。時後主暴虐，凱正直彊諫，以其宗族彊盛，故不敢加誅也。

陸氏一門之中，一時之間，在朝者，居然有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其宗族之彊盛，可想而知。朝廷不懼其人，而懼其宗族，則當時個人、宗族之關係，亦可想而知。

然而四姓大小盛衰不同，功業名譽互異。不同的個性，互異的門風，我們可先就陸氏來看。在吳四姓中，陸氏人才最盛，入傳者也最多，且早在東京年間，已有著聲譽者。試就吳四姓入後漢書，三國志諸列傳者爲一表如左：

正史	吳四姓	朱	張	顧	陸
後漢書					
一百三十卷					
八十八卷	列傳八十一				
	列傳八十一	卷六十一、列傳二十一（列傳 十六、附傳一）陸康傳			
		卷一百十一、列傳七十一、獨 行傳（列傳二十四）陸續傳			
三國志	卷五十一、吳書五、妃嬪傳（列 傳十一、附傳三）孫休朱夫列 人傳	卷五十七、吳書 （列傳十二、附傳六）張七 溫傳	卷五十二、吳書 （列傳七、附傳八）顧雍 譚子邵、承子邵	卷五十七、吳書十二（列傳七 、附傳六）陸續（子宏、叡 ）傳、陸瑁傳	卷五十八、吳書十二（列傳一 、附傳一）陸遜（子抗）傳
六十五卷、 吳書三十卷、	卷五十六、吳書十一（列傳四 、附傳三）朱桓（子異）傳 卷五十七、吳書十二（列傳七 、附傳六）朱據傳				卷六十一、吳書十六（列傳二 、附傳一）陸凱（弟胤）傳

而陸氏，所以能如此，與其門風有極大關係，此即文武兼修。三國志卷五十八陸遜傳，赤烏七年，遜代顧雍爲丞相，詔曰：

夫有超世之功者，必膺光大之寵；懷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

處此列國爭雄之時代，非文武全才，不足以出將入相，立大功勳，爲社稷之臣。傳又曰：

遜以爲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

唯其有此卓識，不憂不用，但懼無才，故陸姓子弟，皆能兼擅文武。三國志卷五十七陸續傳曰：

續容貌雄壯，博學多識，星曆算數，無不該覽。……出爲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給兵二千人。續既有覽疾，又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

同書卷五十八陸遜傳，稱遜受命禦劉備，謂諸將曰：

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

以「書生」自許。前引吳錄，亦謂陸凱「篤志好學。……雖有軍事，手不釋卷」。機、雲之文采風流，更無論矣，而晉書卷五

十四陸機傳曰：

機以三世爲將，道家所忌。

三世，指遜、抗、機。陸氏一門，除文武兼修外，忠誠爲國，上起陸康，下有遜、抗，凱亦「忠梗有大節」，以此觀之，陸氏之盛，不爲無故。

然而在時人的心目中，陸氏子弟的評價，似不如顧姓，晉書卷六十八顧榮傳斠注引御覽二百四十六晉中興書曰：

時吳朝士人入洛者，唯陸機、陸雲、及榮三人。而機，雲雖有才藻，清望不及榮也。

這種「清望」，代表社會給予他的評價和地位，由許多因素集合而成。這也是何以在孫邵卒後，孫權不用張昭，而拜顧雍爲相之故。也許其中另有隱情（註七），然顧氏自有他的所長在，三國志卷五十二顧雍傳：

雍爲人，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權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代孫劭爲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

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

故陳壽評曰：

顧雍依杖素業，而將之智局，故能究極榮位。

雍能「爲相十九年」者亦由此故，而雍所以教兒孫者亦一唯此，本傳注引江表傳曰：

權嫁從女，女顧氏甥，故請雍父子及孫譚。譚時爲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權極歡。譚醉酒，三起舞，舞不知止，雍內怒之。明日，召譚責之曰：「君王以含垢爲德，臣下以恭敬爲節。昔蕭何、吳漢，並有大功。何每見高帝，似不能言；漢奉光武，亦信恪勤。汝之於國，寧有汗馬之勞，可書之事邪？但階門戶之資，遂見寵任耳！何有舞不復知止，雖爲酒後，亦由恃恩忘敬，謙虛不足。損吾家者，必爾也。」因背向壁臥，譚立過一時，乃見遣。

在責已深，待人厚，侍君忠，爲主分憂，而不見己功的門風下，顧氏子弟有一種特殊的風格，適當的收斂，非但仁，而且智，雍子劭，本傳曰：

劭字孝則，博覽書傳，好樂人倫，少與舅陸續齊名，而陸遜、張牧、卜靜等皆亞焉。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

世說品藻篇曰：

龐士元至吳，吳人並友之。見陸續，顧劭，全琮，而爲之目曰：「陸子，所謂駑馬，有逸足之用；顧子，所謂駑牛，可以負重致遠。」或問：「如所目，陸爲勝邪？」曰：「駑馬雖精速，能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百里，所致豈一人哉！」吳人無以難。

龐統，三國志卷三十七本傳稱其「性好人倫」，以其所見，陸氏誠不如顧氏。陸氏功業雖盛，所謂「駑馬」，雖「有逸足之用」，然炫耀人目，往往遭忌易敗；而「駑牛」之用，久則見之。觀二姓傳記，可以得到證明。然而二姓之優劣，亦難以立判

，各有所長，各有所用，同延譽於東吳。就書傳所載，當時人往往「顧」「陸」並舉相稱，亦足以證之。文選卷四十四陳孔璋

檄吳將校部曲文曰：

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戴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

呂向注曰：

言顧、陸，並吳之著姓。

同書卷五左太冲吳都賦云：

其居則高門鼎貴，魁岸豪傑，虞、魏之昆，顧、陸之裔，岐嶷繼體，老成奕世，蹕馬疊跡，朱輪累轍，陳兵而歸。

劉淵林注曰：

隆吳之舊貴也。

張銑注亦曰：

皆吳之貴姓也。

因是而導致顧、陸二姓宗族之強橫，世說政事篇曰：

賀太傅（邵，會稽山陰人）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乃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衆。陸抗時爲江陵都督，故下請孫皓，然後得釋。

相形之下，朱、張自大形遜色。朱氏如桓、異父子，三國志卷五十六本傳評曰：

朱然、朱桓以勇烈著聞，呂據、朱異、施績咸有將領之才，克紹堂構。

又有朱據，卷五十七本傳亦稱其「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張溫以爲據才兼文武」，雖才兼文武，朱氏要以「勇烈」著聞。至於張氏，同卷張溫傳評曰：「張溫才藻俊茂。」方其使蜀陳辭，不負使命，而聲名大盛，「二弟祗、白亦有才名」，則張

氏以文辭見長。故世說賞譽篇曰：

吳四姓、舊目云：「張文、朱武、陸忠、顧厚。」

的是實錄。而同篇注引吳錄士林曰：

吳郡有顧、陸、朱、張，爲四姓。

其排名先後，亦符當時之實情，舊目不過顛倒言之耳。

四姓雖大小盛衰不同，功業名譽互異，然同爲江東大族，相互之間，交情不異，三國志卷五十六朱異傳注引文士傳曰：

張惇子純，與張儼、及異，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

非僅爲通家之好，且又互通婚姻，同書卷五十七陸續傳注云：

續於鬱林所生女，名曰鬱生，適溫弟白。姚信集有表稱之曰：「……臣竊見故鬱林太守陸續女子鬱生……年始十三，適同郡張白。……」

又張溫傳注引文士傳曰：

溫姊妹三人，皆有節行，爲溫事，已嫁者，皆見錄奪。其中妹，先適顧承，官以許嫁丁氏，成婚有日，遂飲藥而死，吳朝嘉歎，爲之贊頌云。

又卷五十二顧劭傳：

劭字孝則，博覽書傳，好樂人倫，與舅陸續齊名。

盧弼集解曰：

續亦吳郡吳人。……邵爲續甥，則其母爲陸康之女也。

向卷顧承傳：

承字子直，嘉禾中，與舅陸瑁，俱以禮徵。

又卷五十八陸遜傳：

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

盧弼集解曰：

璿，遜弟也。通鑑：「太常顧譚，遜之甥也。」

四姓非但相互通婚姻，且多與孫氏通婚姻，三國志卷五十二顧雍傳注引江表傳曰：

權嫁從女，女顧氏甥，故請雍父子及孫譚。

同卷顧劭傳：

權妻以策女。

又卷五十七朱據傳：

黃龍六年，權遷都建業，徵據尚公主。

盧弼集解曰：

據尚公主，卽魯育，字小虎。據死後，公主改配劉纂。

又卷五十妃嬪傳：

孫休朱夫人，朱據女，休姊公主所生也。赤烏末，權爲休納以爲妃。

又卷五十八陸遜傳：

拜定威校尉，軍屯利浦，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

同卷陸抗傳：

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卒，子晏嗣，晏及弟景、玄、機、雲，分領抗兵。……景字士仁，以尚公主，拜騎都尉，封毗陵侯。……景妻，孫皓適妹，與景俱張承外孫也。

盧弼集解曰：

張昭傳：「張承生女，孫權爲子和納之。」孫和張夫人，見妃嬪傳，又見孫和傳。孫和、陸抗，皆張承之婿，故孫皓、陸景，皆爲張承外孫也。

此爲孫氏婚姻政策所造成的一個複雜局面。然則吳四姓既人多勢衆，據諸高位，出將入相，又復盤根錯節，其力量之彊大，可以想像得到了。

三、兩晉南朝的吳四姓

孫吳的覆亡，帶來了晉的統一，使兩個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會，甚至於可說是兩個不同的世界，撇去了中間的藩籬，發生了正面的接觸。我在「兩晉的吳姓」文中，曾就南北的差異，南北的交惡，一直談到吳姓地位的轉變，對這整個事件的前因後果，作了個詳細的分析，當有助於了解此一時代。

在這一時期中，顧榮扮演了一極重要的角色，他成爲晉在喪失中原後，尚能在南方找到一立足點——王導「計」中的主角，晉書卷六十八顧榮傳：

元帝鎮江東，以榮爲軍司，加散騎常侍，凡所謀畫，皆以諮焉。榮旣南州望士，躬處右職，朝野甚推敬之。（斠注：初學記十二王隱晉書曰：「當時後進，盡相推謝，稱榮有大才令望。」晝鈔六十三晉中興書、吳郡顧錄曰：「於是朝野皆服，中興基此焉。」）

又卷六元帝紀曰：

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領建鄴，以顧榮爲軍司，賀循爲參佐，王敦、王導、周顥、刁協，竝爲腹心股肱，賓禮名賢，存問風俗，江左歸心焉。

不僅全力爲元帝謀畫，更安慰他們，世說言語篇曰：

元帝始過江，謂顧驃騎曰：「寄人國土，心常懷慙。」榮跪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爲家，是以耿、毫無定處，九鼎遷洛邑，願陛下勿以遷都爲念。」

王導「計」之成功，由此可見。雖由王導之「計」，亦由顧榮之有此心意，始克臻此。而顧氏子孫之熱衷宦途，不僅忘却國仇家恨，且進而奴顏婢膝，逢迎左右，醜態百出，世說言語篇曰：

顧司空（和）未知名，詣王丞相（導）。丞相小極，對之疲睡。顧思所以叩會之，因謂同坐曰：「昔每聞元公（顧榮）道公協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因覺，謂顧曰：「此子珪璋特達，機警有鋒。」

又雅量篇：

許侍中（璪）、顧司空（和），俱作丞相從事。爾時已被遇，游宴集聚，略無不同。嘗夜至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便命使入己帳眠。顧至曉廻轉，不得快熟；許上牀，便自咍臺大鼾。丞相戲謂諸客曰：「此中亦是難得眠處！」

又夙慧篇：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孫，年並七歲，在牀邊戲。于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暝，於燈下，二小兒共叙客主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袁宗，復生此寶！」

顧氏子孫雖仍得處高位，而舊時門風，固已喪失殆盡。

在西晉，顧榮的處境雖壞，畢竟逃回了江東。或許由於處人，處世的作風不同吧！陸姓遭到了刦難。陸遜、陸抗這一支下來的子孫，陸機、陸雲、陸耽，以及陸機的兩個兒子陸蔚、陸夏，同時被害。舊目「陸忠」，孫吳亡於晉，而機、雲入洛。機、雲、耽等無辜見殺，天下痛惜，州里痛悼，而另一支的陸曄、陸玩，似無所動心，依然故我，宦途得意。以此較之顧氏，更下一等。晉書卷七十七陸曄傳：

曄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元帝初鎮江左，辟爲祭酒。尋補振威將軍，義興太守，以疾不拜。預討華軼功，封平望亭侯。累遷散騎常侍，本郡大中正。太興元年，遷太子詹事。時帝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

南人，曄以清貞著稱，遂拜侍中。徙尚書，領州大中正。明帝卽位，轉光祿勳，遷太常，代紀瞻爲尚書左僕射，領太子少傅，尋加金紫光祿大夫，代卞臺爲領軍將軍，以平錢鳳功，進爵江陵伯。帝不豫，曄與王導、卞臺、庾亮、溫嶠、郗鑾並受顧命，輔皇太子，更入殿，將兵直宿，遺詔曰：「曄清操忠貞，歷職顯允，且其兄弟，事君如父，憂國如家，歲寒不凋，體自門風。旣委以六軍，可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成帝踐阼，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百人，常侍如故。蘇峻之難，曄隨帝在石頭，舉動方正，不以凶威變節，峻以曄吳士之望，不敢加害，使守留臺。匡術以苑城歸順時，共推曄督宮城軍事。峻平，加衛將軍，給千兵百騎，以勳進爵爲公。

陸士光之一生，但以吳士之「望」，遂得一路青雲直上。他如是，他的弟弟陸玩，又何嘗不是，同卷玩傳曰：

及蘇峻反，遣玩與兄曄俱守宮城，玩潛說匡術歸順，以功封興平伯，轉尚書令。……尋而王導、郗鑾、庾亮相繼而薨，朝野咸以爲三良既沒，國家殄瘁，以玩有德望，乃遷侍中，司空，給羽林四十人。玩旣拜，有人詣之，索盃酒，瀉置柱梁之間，呴曰：「當今乏才，以爾爲柱石，莫傾人梁棟邪！」玩笑曰：「戢卿良箴。」旣而嘆息，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爲無人。」談者以爲知言。

此事亦見世說規箴篇，極可玩味，亦可證玩之至此，亦以吳人之故。然而陸士瑤能自知，亦屬難得。他雖熟衷宦途，亦自有他的風骨在，傳又曰：

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人情（世說方正篇作「欲結援吳人」），請婚於玩，玩對曰：「培塿無杉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能爲亂倫之始。」導乃止。玩嘗詣導，食餚，因而得疾，與導牋曰：「僕雖吳人，幾爲偷鬼。」其輕易權貴如此。

陸氏之處世如此，故常遭遇困厄，曄、玩兄弟，如不處於僑姓，正需吳人助力之時，其不敗者幾希。

張氏情形又復不同，自三國，以至兩晉，雖史不絕書，除張溫外，似乎沒有什麼太傑出的人才，有着特殊的表現，而據有重要地位的。張氏在孫吳時，比之顧陸，已自不如。入晉，似更爲衰微。然而有一點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張姓與顧陸間的交往

與婚姻頻繁，關係頗為密切。我們已談到孫吳時的情形，再看兩晉，晉書卷五十四陸雲傳云：

雲愛才好士，多所貢達，移書太常府，薦同郡張瞻曰：「……伏見衛將軍舍人，同郡張瞻，茂德清粹，器思深通。初慕聖門，棲心重佛。啓塗及階，遂升樞奧，抽靈匱於秘宮，披金膝於玄夏。思樂百氏，博採其珍。辭邁翰林，言敷其藻。探微集逸，思心洞神。論道屬書，篇章光艷。含奇宰府，婆娑公門。靜隱寶，淪虛藏器。裘裳襲錦，緇衣被玉，曾泉改路，懸車將邁。考盤下位，歲聿屢遷。哲紳之士，具懷憤恨。方今太清闢宇，四門啓籥，玄綱括地，天網廣羅，慶雲興以招龍，和風起而儀鳳，誠巖穴耀穎之秋，河津託乘之日也。而瞻沈淪下位，羣望悼心，若得端委太學，錯綜先典，委纓玉階，論道紫宮，誠帝室之瑰寶，清廟之偉器。廣樂九奏，必登昊天之庭；韶夏六變，必饗上帝之祀矣。」

似此，張瞻之才亦屬普通，而陸士龍如此推薦，其交情也可知。又卷六十八顧榮傳：

恒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靈座。吳郡張翰哭之慟，既而上牀，鼓琴數曲，撫琴而歎曰：「顧彥先復能賞此不？」因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

事亦見世說傷逝篇。卷九十二張翰傳稱之曰：

張翰字季鷹，吳郡吳人也。……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蕚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

則其人其事，與顧彥先之交情，亦並可考見。而張瞻、張翰，亦皆淡泊不求聞達。

至張氏與顧陸之婚姻，晉書卷九十六列女傳張茂妻陸氏傳曰：

張茂妻陸氏，吳郡人也。茂爲吳郡太守，被沈充所害。陸氏傾家產，率部曲，爲先登，以討充。充敗，陸詣闕上書，爲茂謝不剋之責，詔曰：「茂夫妻忠誠，舉門義烈，宜追贈茂太僕。」

世說文學篇：

謝太傅問主簿陸退：「張憑何以作母誅，而不作父誅？」退答曰：「故當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誅不顯。」

注引陸氏譜曰：

退，張憑婿也。

又言語篇曰：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

事亦見夙慧篇。除此以外，張氏子孫並努力學習中原以一切，世說二文學篇云：

張憑學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劉洗濯料事，處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發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遙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眞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晚。

舊目「張文」，張氏一門，本以文采勝，稍加學習，便成偉器，又夙慧篇：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孫，年並七歲，在牀邊戲。于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暝，於燈下，二小兒共叙客主之言，都無遺失。

又言語篇曰：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惠，和並知之，而常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懼。于時，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之謂：「彼親故泣，彼不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

故張氏拔起於劉宋以後，本非偶然。南史且以張裕、張邵兄弟，各爲一傳，並以其子孫附之（註八），其盛且過於顧陸，卷三十

一裕傳論曰：

張裕，有宋之初，早參霸政，出內所歷，莫非清顯，諸子並荷崇構，克舉家聲，其美譽所歸，豈徒然也。

卷三十二邵傳論曰：

有晉自宅淮海，張氏無乏賢良，及宋、齊之間，雅道彌盛，其前則云敷、演、暢，蓋其尤著者也。觀此，亦可以知張氏所以光大的理所由在，不僅在有佳子弟，且多有心人。

而朱氏自晉以後，即從歷史舞臺的前臺消失無踪，沒有扮演過任何角色（註九），試觀兩晉南朝，吳郡四姓入正史列傳者，

有如左表：

正史		吳四姓	朱	張	顧	陸
宋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一百卷、 列傳六十	一百三十 卷、列傳七十	一百三十 卷、列傳七十	卷七十五、列傳四十五 傳六、附傳十六	卷六十八、列傳三十八 傳四、附傳一	卷五十四、列傳二十四 傳二、附傳三	卷九十二、列傳五十二、良
卷四十六、列傳六 （列傳四 ）張邵傳	卷四十九、列傳十三 （列傳四 ）張茂度 永傳	卷五十三、列傳三 （列傳二 ）張茂度 子傳	卷八十一、列傳四十一 （列傳三 ）顧琛、顧覲之傳	卷七十六、列傳四十六 傳六、附傳五	卷七十七、列傳四十七 傳二、附傳三	卷九十六、列傳六十六 （列傳三十六 ）張茂
卷五十九、列傳十九 （列傳三 ）張暘傳	卷四十九、列傳十九 （列傳三 ）張暘傳	卷四十九、列傳十九 （列傳三 ）張暘傳	卷九十二、列傳五十二、良 吏傳（列傳七 ）陸徵傳	卷九十二、列傳五十二、良 吏傳（列傳七 ）陸徵傳	卷九十二、列傳五十二、良 吏傳（列傳七 ）陸徵傳	卷九十二、列傳五十二、良 吏傳（列傳七 ）陸徵傳

陳書 十、三 卷列傳六 三卷	梁書 五 卷列傳五 五卷	南齊書 五 卷列傳四 四卷	卷六十二、列傳二十二（列傳 三）張敷傳
卷十六、列傳十（列傳三） 張稷傳	卷二十一、列傳十五（列傳 十、附傳三）張充傳	卷四十九、列傳二十二（列 傳二、附傳一）張融傳	卷二十四、列傳五（列傳二 ）張瓊傳
卷三十三、列傳二十七（列 傳四）張率傳	卷三十四、列傳二十四（列傳 四）顧協傳	卷四十一、列傳三十（列傳 一）張沖傳	卷三十二、列傳十三（列傳 二）張岱傳
卷四十三、列傳三十七（列 傳五）、附傳二）張暕傳	卷五十二、列傳四十六、止 足傳（列傳三）顧憲之傳	卷四十二、列傳二十一（列 傳二）張緒傳	卷三十九、列傳二十（列傳 二、附傳一）（顧憲之列 傳五、附傳一）
卷二十一、列傳十五（列傳 七、附傳一）張種傳	卷三十、列傳二十四（列傳 四、附傳二）顧野王傳	卷四十六、列傳二十一（列 傳一）陸杲傳	卷四十六、列傳二十七（列 傳二、附傳一）陸澄傳
卷三十二、列傳二十六、孝 張昭傳	卷一十八、列傳十二（列傳 六、附傳一）陸山才傳	卷二十七、列傳二十一（列 傳五）陸垂、陸襄傳	卷五十二、列傳三十三、文 學傳（列傳十）陸厥傳
卷行傳（列傳二、附傳一）	卷二十三、列傳十七（列傳 三）陸續傳	卷五十、列傳四十四、文 學傳（列傳十四）陸雲公傳	卷五十五、列傳三十六、孝 義傳（列傳十六）陸絳傳
卷三十、列傳二十四（列傳 四、附傳二）陸瓊（子從	卷二十二、列傳十六（列傳 三）陸子隆傳		

典傳

卷三十三、列傳二十七、儒

林傳（列傳九、附傳四）

（陸詡）傳

卷三十四、列傳二十八、文

玠（陸琰）傳

學傳（列傳十三、附傳三

魏之（孫憲之）傳

卷三十五、列傳二十五、顧

琛、顧（列傳四、附傳五）

卷三十六、列傳三十八、附傳三十八

陸慧曉（子倕）傳

卷三十七、列傳三十九、陸澄

弟襄、襄（子絳）傳

卷三十八、列傳四十一、陸澄

弟璵、璵（子雲）傳

卷三十九、列傳四十二、顧

琛（子璵）傳

卷四十、列傳四十三、顧

琛（子璵）傳

卷四十一、列傳四十四、顧

琛（子璵）傳

卷四十二、列傳四十五、顧

琛（子璵）傳

傳：

一直要到隋大業中，才有朱大奢其人的出現，就書傳的記載來看，曾為吳郡吳人的朱氏子弟，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九儒學朱子奢

朱子奢，蘇州吳人也。少從鄉人顧彪習春秋左氏傳，後博觀子史，善屬文。隋大業中，直秘書卷一百八十九儒學朱子奢
中古南方門第一吳郡朱張顧陸四姓之比較研究

職歸鄉里。尋附于杜伏威，武德四年，隨伏威入朝，授國子助教。貞觀初，高麗，百濟同伐新羅，連兵數年不解，新羅遣使告急，乃假子奢員外散騎侍郎，充使喻，可以釋三國之憾，雅有儀觀，東夷大欽敬之。三國王皆上表謝罪，賜遣甚厚。初，子奢之出使也，太宗謂曰：「海夷頗重學問，卿爲大國使，必勿籍其束修，爲之講說，使還稱旨，當以中書舍人待卿。」子奢至其國，欲悅夷虜之情，遂爲發春秋左傳題，又納其美女之贈，使還，太宗責其違旨，猶惜其才，不至深譴，令散官直國子學，轉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遷國子司業，仍爲學士。子奢風流蘊籍，頗滑稽，又輔之以文義，由是數蒙宴遇，或使論難於前，十五年卒。

宋祁唐書卷一百九十八鑄林傳亦著錄其事，而更加詳。這可說是僅有的特例，此後更不復見。唐書卷七十四宰相世系表朱姓條，亦未及吳郡朱氏之一支。則朱氏比較之他三姓的繁衍滋盛，著在史書，真不可以道里計了。

四、吳四姓排列順序的變遷及其內在的精神和意義

吳四姓幾百年來的發展，前面已作了一個概括的敘述和比較分析。從這裏，我們也許可以了解到四姓的起伏，至少在表面看來，它們的際遇和表現，說明了四姓的盛衰。然而這還不够，它最多闡述了四姓的政治地位，而門第的高低，却代表了一種社會地位，「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註十），本文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去探討和「兩晉的吳姓」不同的，也是更深一層的吳人精神領域，由普遍的意識觀念，所造成的社會層次面。因之，前面的敘述，只不過是爲了方便我們的解說，說明吳姓問題的根在癥結所在的手段而已。

宋祁在唐書卷一百九十九鑄學柳沖傳中，指出開元初年，沖等奉詔刊定姓氏錄，後來，柳芳根據它寫爲專論，將天下姓氏區分五類，其中：

東南則爲吳姓，朱、張、顧、陸爲大。

柳氏所說的「吳姓」中最大的四姓，就是我們前面所談到的吳郡吳人的「吳四姓」，而這種「朱、張、顧、陸」的排名順序，

即是後來演變成的形態，並不是一開始就如此的。這裏牽涉到一個問題，即凡此有關吳四姓之排列，加以引錄於下，世說賞譽篇曰：

吳四姓，舊目云：「張文、朱武、陸忠、顧厚」。

注引吳錄士林曰：

吳郡有顧、陸、朱、張，爲四姓。三國之間，四姓盛焉。

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史部正史夾注曰：「晉有張勃吳錄三十卷，亡。」兩唐志並歸入雜史類，當即指此。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卷十一云：「士林二字未詳，或其列傳標目。」然文選卷二十八陸士衡樂府吳趨行注引張勃吳錄則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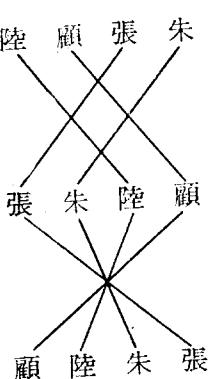
四姓，朱、張、顧、陸也。

以上諸家，按成書年時加以排列，可以考見吳郡四姓之排列先後順序，因年時的早晚，而有所不同：

吳錄

吳錄士林

世說新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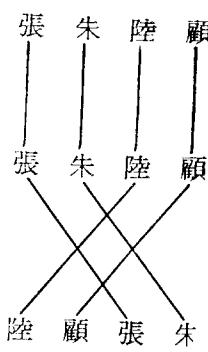
此表雖照成書年時加以排列，然與實在出現的年時中間尚有一段距離，值得商榷的，有以下數點：

一、張勃吳錄雖成於晉，然原書既亡，此條但爲唐李善注文選時引錄之文，似乎受唐人觀念之影響，不必爲原來的說法，故應該移後，視同後出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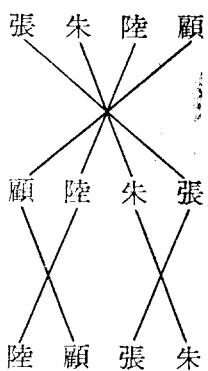
二、吳錄士林「顧、陸、朱、張」的排列順序，確與孫吳時四姓之表現，與當時社會所給予之評價相吻合，故可視之爲較早之資料，而未經後人加以篡改者。

三、世說賞譽篇引吳四姓舊目，應屬較早的資料，「張文、朱武、陸忠、顧厚」初看似應自上而下，然而也未嘗不可從下而上的順序來看，我們在前面固已提到孫吳之時，顧、陸遠比朱、張為大，可為明證。如此則顧、陸、朱、張，與吳錄士林說法相同。如自上而下，亦可解釋為自顧、陸、朱、張，轉變而為朱、張、顧、陸的中間過渡排列形態。我們可以用圖甲、圖乙來說明這兩種變化：

(圖甲) 吳錄士林 世說引舊目 文選注引吳錄



(圖乙) 吳錄士林 世說引舊目 文選注引吳錄



從前表，我們可以知道：

一、三國之時，四姓之排列順序為「顧、陸、朱、張」。

二、三國以後，唐以前，為轉變的過渡期。此一時期，更可縮小範圍，由張勃吳錄士林成書以後，宋臨川王義慶撰世說之前。

而至此以後，四姓之排列，定於「朱、張、顧、陸」，為世人所共認的一種講法，我們有很多證據來支持這點。

就現存的所有唐代有關吳四姓的資料，其排名順序皆作「朱、張、顧、陸」，與文選卷二十八陸士衡樂府吳趨行注引張勃吳錄的四姓順序相符合。其中包括北平藏敦煌貞觀氏族志殘卷、倫敦藏敦煌發見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殘卷等唐士大夫私修譜（註十二）；以及代表詔修譜的，見於宋祁唐書卷一百九十九儒學柳沖傳節引柳芳論著（註十二）、唐會要（註十三）。甚且下及有宋太平寰宇記、廣韻，亦採用此一排名順序（註十四）。

吳四姓排列順序的先後，由前面看來，可見並非一開始即以「朱、張、顧、陸」形態出現的，而係演變的結果。我們亦會提到過，四姓的排列順序先後，並不是偶然的，而是當時的實情，當時人，當時社會一般的看法和認識，對於四姓所作的一種評價高低。可是，奇怪的是，當我們討論孫吳時代的吳四姓，他們的成就，和政治、社會地位，誠如吳錄士林所顯示的「顧、陸、朱、張」的形勢。然而至晉以後，顧、陸兩姓，才人輩出，盛況如前，而張姓仍微，朱姓甚且不見踪影，可是我們看當時的排名順序，却漸轉變，向着「朱、張、顧、陸」的路上走去。朱姓在孫吳覆亡以後，非但不見於諸正史的任何紀傳表志中，且亦不見於任何載籍中，唐雖有朱子奢其人，然是否吳郡四姓中朱姓的一支，還成問題，則朱姓該是衰微得退出歷史圈外了，然而在吳姓的排名上，却反而占據了第一位。南史卷八十侯景傳曰：

又請娶於王、謝，（武）帝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

可見至梁初，朱、張已在顧、陸之上（註十五）。這是一件事實，然而我們如何來解釋它呢？如何來解釋孫吳覆亡以後吳四姓排列順序何以同現實的一切正好相反呢？

現暫就有關的文献中，探索其所以有如此演變的原因所在，以解釋此一現象：

一、所謂「吳四姓，本「吳」之社會加于「顧、陸、朱、張」者，四姓社會地位的高低，固然與四姓的事功有關，與四姓的政治地位，人才多寡有關，然既為當時之社會所賦予之地位，自然亦可不必與之有關，全視當時社會對他們作為的觀感和評價，而定其社會地位的高低上下。

二、孫吳之時，四姓社會地位，與四姓之事功，形成正比，證明當時社會，對孫吳政權的承認和尊重，而四姓子弟對本土

的貢獻大小，決定他們排名順序的先後。

三、南北之間，先天的不同，加上後天學術思想的差異。三國之間的數十年鼎峙，政治的分野，加上吳亡以後，北人對南人的輕侮（註十六）。在在均加深了兩方的隔閡和鴻溝。晉室雖徵召了一些南士，對於南土，却未加以任何同情安撫的努力。兩方的隔閡和鴻溝，亦由是而愈來愈深，這為未來發展演變的根本原因所在。

四、數百年中，顧、陸所以極盛，與他們子弟教養有關。他們文武兼修，而熱衷名利，這是他們的優點，亦是他們的缺點。文選卷四十四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有云：「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此與顧、陸子孫後日仕於孫吳，兩事並不衝突（註十七），舊目且以爲「陸忠、顧厚」。而孫吳之對顧、陸，亦可謂至矣。然等到孫吳覆亡以後，二陸一顧相偕入洛，雖已在太康之末，距吳亡已十年；又受逼王命（註十八）。然對吳人來說，畢竟不易得到諒解，這與他們過去既忠於漢又忠於吳完全不是一件事。而這也不必說。等到顧、陸入洛後，又參預了八王之亂（註十九），結果三陸終以被誣事敗而枉見殺害，顧榮亦僅以自免。吳人對顧、陸之事，所引起的對中原反感，可從晉書王導傳，稱導勸琅邪王睿之國，「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士庶莫有至者」一事中，得到了一個證明。

五、琅邪王採王導之「計」，請出顧榮，用爲軍司，南人在不得不接受的情況下，算是接受了中原人。而晉始能立國江東，付出的代價，是開放了部分政權給南士，然只限於少數南士，在開始的幾年中，擔任了較高的職位，然到東晉末年，又復用稀（註二十）。至於其他吳人，甚至於吳士來說，却喪失了不少，而一無所得。晉書卷五十八周玘傳曰：「玘三定江南，開復王略，帝嘉其勳，以玘行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封烏程縣侯。……玘宗族彊盛，人情所歸，帝疑憚之。于時，中州人士，佐佑王業，而玘自以爲不得調，內懷怨望，復爲刁協輕之，恥恚愈甚。時鎮東將軍，祭酒，東萊王恢，亦爲周顥所侮，乃與玘陰謀誅諸執政，推玘及戴若思，與諸南士，共奉帝，以經緯世事。……玘忿於廻易，又知其謀泄，遂憂憤發背而卒，時年五十六。將卒，謂子勰曰：『殺我者，諸偷子！能復之，乃吾子也。』吳人謂中州人曰偷，故云耳。」同卷勰傳：「常減父言，時中國亡官失守之士避難來者，多居顯位，駕御吳人，吳人頗怨，勰因

之欲起兵。……元帝以周氏奕世豪望，吳人所宗，故不窮治，撫之如舊。」南齊書卷五十二文學丘靈鞠傳曰：「丘靈鞠，吳興烏程人也。少好學，善屬文。……世祖卽位，轉通直常侍，尋領東觀祭酒，靈鞠曰：『人居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爲祭酒，不恨也。』永明二年，領驍騎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塚。江南地方數千里，土下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儉渡，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三傳所言，雖皆吳人不得志憤激之言，亦可見北人之治江東，對南人之待遇，終不如北人遠甚，而內懷怨望者，當不在少數。吳士如此，一般吳人當更甚。故顧、陸愈盛，其社會地位反因此而愈下。

六、張姓之盛，在南朝以後，而四姓排列順序之變，主要在晉宋間，故張氏社會地位，反因晉世時之不顯，而高於顧、陸。

七、朱姓在孫吳，不過出將，舊目所謂「朱武」者。三國志卷五十六朱桓傳：「子異嗣；太平二年……爲孫綽所枉害。」評曰：「朱桓以勇烈著聞；朱異；有將領之才，克紹堂構。若桓之越隘，得以吉終；至於……異，無此之尤，而反罹殃者，所遇之時殊也。」又卷五十七朱據傳：「中書令孫弘譖潤據，因權寢疾，弘爲詔書，追賜死。……孫亮時，二子熊、損，各復領兵，爲全公主所讐，皆死。」評曰：「朱據遭罹屯蹇，以正喪身，悲夫！」故朱氏在孫吳之時，際遇甚慘。然至吳亡以後，却退出了歷史舞臺，晉書卷五十四陸喜傳曰：「有較論格品篇曰：『或問予薛瑩，最是國士之第一者乎？答曰：以理推之，在乎四，五之間。問者愕然請問，答曰：夫孫皓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祿代耕養，玄靜守約，沖退澹然，此第二人也。侃然體國思治，心不辭貴，以方見憚，執政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忠，時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溫恭修慎，不爲諂旨，無所云補，從容保寵，此第五人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第二已上，多淪沒而遠悔吝；第三已下，有聲位而近咎累。是以深識君子，晦其明而履柔順也。問者曰：始聞高論，終年啓寤矣！』」朱姓之於三國以後，所以居四姓之首者，豈以不以忠直而實忠於孫吳，能「龍蛇其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乎！他姓之排名

，亦可以此說而覩之。

八、因而我們可以知道，其根本在吳人痛恨僑人，陳寅恪氏東晉南朝之吳語一文中，指出「東晉南朝官吏接士人則用北語，庶人則用吳語。是士人皆北語階級，而庶人皆吳語階級」（註二），此所以愈與僑人交往合作之吳人，雖功業愈盛，其受吳人之鄙夷亦愈甚，而社會地位自亦愈卑；反之，則愈高。故晉宋以後，四姓之排名，漸次轉變而成「朱、張、顧、陸」的順序了。

（註一）按史記卷四十楚世家：「其長，一曰昆吾，二曰叒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七姓，楚其後也。」又國語

鄭語：「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矣，當周末有。已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融夷、象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禿姓：禿人，則周滅之矣。妘姓：鄖、鄖、路、偃陽。曹姓：鄖、莒，皆爲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翟，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融之興者，其在莘姓乎！」又帝繫：「顓頊娶于滕奔氏，滕奔氏之子謂之女祿氏，產老童。老童娶于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謂之高繼氏，產重黎及吳回。吳回氏產陸終。陸終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謂之女臯氏，產六子，孕而不育，三年，啓其左脇，六人出焉。其一曰樊，是爲昆吾；其二曰惠連，是爲叒胡，其三曰錢，是爲彭祖；其四曰萊言，是爲云鄧人；其五曰安，是爲曹姓；其六曰季連，是爲莘姓。……昆吾者，衛氏也；叒胡者，韓氏也；彭祖者，韓氏也；云鄧人者，鄭氏也；曹姓者，邾氏也；季連者，楚氏也。」參見李玄伯師中國古代社會史（一）頁一六一二五。

（註二）如劉節氏中國古代宗族移植史論，李玄伯師中國古代社會史，各自發揮其獨特之見解，以解釋古史者皆是。

（註三）世說賞譽篇曰：「有閭秀才，吳舊姓何如？……」「舊姓」者，舊有門第也。

（註四）崔豹古今註卷中、蘇鵠蘇氏演義卷上並謂「吳趨曲，吳人歌其地也」。姜亮夫陸平原年譜，定此爲入洛後所成，然不能確知年時，並曰：「初入洛時，見輕中原，乃爲此以自況也。」見年譜九七。

（註五）宮川尚志氏云：「丹陽郡は吳、會稽と並び所謂三吳の地であるが、吳代では人物あまり盛んでない。吳代では三吳よりも吳會の連稱の方が目立つ。孫權が秣陵に都を移したのは吳の大族の干涉を避け新天地を求めたものと解しうる。（岡崎文夫魏晉南

北朝通史）故鄣の朱治（一一）、句容の何遂（同四孫和何姪父）が列傳に見える外、紀陳（三）、刁玄（三）がある。」見宮川氏六朝史研究政治・社會篇頁二四三。按三吳大姓，吳四姓居首。如岡崎、宮川兩氏此說能成立，當與吳四姓有着極密切的關係。

（註六）這裏所說的「宗人」，如世說任誕篇所謂「諸阮皆能飲酒，仲容（阮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常盃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之「宗人」。

（註七）此謂前此張昭主迎曹操事，見三國志卷五十二張昭傳，拙文兩晉的吳姓有詳細的分析說明。

（註八）李延壽南史，合宋、齊、梁、陳書而爲一，中經裁削，體例亦異。或以爲南史書法之失，有傳一人，而其子孫皆附傳內，此雖本史記世家之例，然列傳各因其人之可傳而傳之，自不必及其後裔，間有父子祖孫各可傳者，則牽連其子孫，並及子孫之仕於列朝者。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譏其以家爲斷限，而不必以代爲斷限，此選家乘，而非修國史也。參考楊家駱師廿五史述要頁一三七十八。

（註九）毛漢光氏兩晉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上冊頁三八十四一亦提出此點，然引證，說明有值得討論之處甚多。

（註十）南史卷三十六江裴傳語。

（註十一）參考毛漢光氏敦煌唐代氏族譜殘卷之商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三本第二分頁二五九一二七六。

（註十二）柳沖傳曰：「初，太宗命諸儒譢氏族志，甄差群姓。其後門胄興替不常，沖請改修其書。帝詔魏元忠、張錫、蕭至忠、岑羲、崔

湜、徐堅、劉憲、吳兢及沖共取德功時望國籍之家，等而次之，夷蕃酋長，襲冠帶者，析諸別品。會元忠等繼物故，至先天時，復詔沖及堅、兢，與魏知古、陸象先、劉子玄等討綴，書乃成，號姓系錄。……開元初，詔沖與薛南金復加改竄，乃定。後柳芳著論甚詳。」足證芳實代表詔修譜。

（註十三）唐會要卷三十六氏族條，節引柳芳論著的說法，未加改易，是仍屬比一系統。

（註十四）參考池田溫氏唐代の郡望表一九、十世紀の敦煌寫本を中心として，東洋學報第四二卷第三、四號。

（註十五）毛漢光氏以爲「梁武帝語中，朱張與王謝相對稱，王謝既明顯是儕姓的第一二位大士族，極易推想朱張爲吳姓的前二位大士族」

中古南方第一吳郡朱張顧陸四姓之比較研究

，頗懷疑其真實性，不知當日朱張社會地位已在顧與陸之上，見毛氏兩晉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上冊頁四十來註。

(註十六) 參見拙文兩晉的吳姓。

(註十七) 參見拙文兩晉的吳姓。

(註十八) 參見姜亮夫陸平原年譜。

(註十九) 參見晉書卷五十四陸機及陸雲傳、卷六十八顧榮傳暨斠注，並參考姜亮夫陸平原年譜。

(註二十) 參考萬斯同東晉將相大臣年表、東晉方鎮年表，秦錫圭補晉執政表、補晉方鎮年表，諸表並收入二十五史補編中。

(註二一) 此文原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頁一一四，今收入陳寅恪先生論集頁三五〇—三五三。

本論文之完成，得國家科學委員會之補助。初稿於民六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刪節修正稿。